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召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周公拜手稽首曰朕

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

歸政而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

少不取及知天命始命周家予乃膺保大相保

土其基ハニメ作民明辟セリナリ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
大相洛邑其如為民明君

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
來至洛衆說始卜

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イリ我使人卜河北黍水上下吉又卜澗
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

先墨書書龜然終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イリ倅

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居頊
氏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

圖及獻所卜吉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
答其拜手稽首

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公既定
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

遠拜手稽首誨言成王肅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

祀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予齊百工俾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令王即命多日記功宗各以功作七元祀王

就行王命於浴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

民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

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

往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傲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

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惟以在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

往新

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永有

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

譽之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

位惟當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其美業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

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享其粢名也侮

言人君惟不_レ役_二志於奉_レ上則凡_レ人化之惟曰
不_レ奉_レ上矣如此則惟_レ故事其差錯侮慢不可

治_レ乃惟孺子頌朕不_レ暇聽朕教汝于_レ斐民_レ彛

我為政常若不_レ暇汝惟小子當_レ分取我之_レ不
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_レ獲乃時惟不_レ求_レ我_レ政汝是惟不_レ可

長_レ或欲_二其心_一篤敘乃正父罔不_レ若子不敢廢

乃命_レ我_レ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_レ不_レ順_二汝

往敬_レ我_レ茲予其明農我彼裕我民無遠用_レ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_二勸化_一哉如_レ此我其退老明
教農人以_レ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_レ民

無遠用來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成王順周

之自輔言公當明安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 公意請留

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奉大明德用我小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當天命以和

博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

皆次月秩無禮文而宜在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祀典者上凡此待公而行

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

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來

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予冲子夙夜崇祀

言政化由公而在我童子徒早王曰公功集

迪篤罔不若時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矣天王

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退坐之

後便就君於周命在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

之大功明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助我其

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大安武所受之民治之為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祇歡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

以進大天下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命我來承

越乃光烈考武王

弘朕恭於大業之父王武大德我孺子來

相宅其大博典殷獻民少子今乃以來相宅

常於農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乃有成功惟王予且以多予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咨其師作周孚先我且以表卿大夫於御治

當其衆心周家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

俾來德殷乃命寧我所成明于法乃盡文祖

中是武使已來慎教予以秬鬯二白曰明

裡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拜潔致敬告

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予不敢宿則裡予文

王武王言我身天下太平則慮篤叙無有違

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

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王俾殷

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予懷德王傳殷民上下相業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戊辰王在新邑

戊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物到烝祭歲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色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德於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禩王賓其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禩

告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

皆同烝祭日周公拜前曾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中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

洛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

王都教誨之

周公以王命誥

誥成王命

作多士多

士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

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

順具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曼

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是天下喪亡於殷

我有周多佑命了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

致王罰多勅殷命了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

帝多肆爾多士了非我小國敢弋了殷命天佑我故

服我了弋了取也非我敢了惟天不了界了允了罔固了亂了弼了

我我其敢求了位了惟天不與信無堅固了治者故了

惟帝不了界了惟我下民秉了為了惟天明畏了惟天不了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了我聞曰上帝引逸有了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了言上天欲民長逸了

樂故天下至樂嚮于特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

辭天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樂不能惟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樂惡

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命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目帝乙以上無不顯

保宗廟社稷亦惟天才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

家諸王皆能夏念祭祀甲敦失在今後嗣王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嗣後

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氏虐天且忽之誕浮

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祗言於天無能明人為敬

甚暴亂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是紂惡

故下若此大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有辭于罰惟天子與不明其德

喪滅無非有辭於天王若曰爾殷多士今

罰言皆有聞亂之辭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他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王曰

猷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

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
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我徒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

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

服職在百官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言我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

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詩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

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所欲殺汝故惟是教

命甲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命之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自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依服奔

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爾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自汝本

土乃無幾安汝故事爾克敬天惟界矜爾能

敬行順事則為天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所與為天所憐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罰於汝身言刑殺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汝邑繼汝所當居

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爾小子
言由各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乃與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王曰又曰時

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十當是我勿非我

所當居行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

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

故以所戒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

所其無逸

子之道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
子且時然况十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所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乃逸

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

乃叛諍不恭已欺誕父母小欺則輕侮其父

母曰古老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格恭敬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

畏天命用沙度

畏懼不敢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

荒怠自安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愛暨小人丁武

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作其即位乃或

是緣籀與小人出入同事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

亮陰三年不言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

言則天下知亦法中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其在祖

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大甲為王不義

之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齔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

不敢悔懼恂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

功故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二王各承

則逸豫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

敵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

荒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聰樂之故從是

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

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

就田功以知其安人之功以微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

寡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從朝至日朕子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

以待之故以正道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時年四十七而終中身即位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

田繼者用萬民當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依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日無敢自暇

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無若殷王

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禍矣受迷亂酌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酌言紂

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

告胥保惠胥教誨數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

以義民無或胥譴張為知譴張誑也君臣以

方有相欺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此甚不聽中正之君人乃

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變亂言已有以致之

則厥口詛祝以君變剛正法故氏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

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下三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

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己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不

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三

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

誰惑之言小人怨憾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怨

則天下同怨讎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之叢聚於其身
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十五字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尚書卷第六

卷第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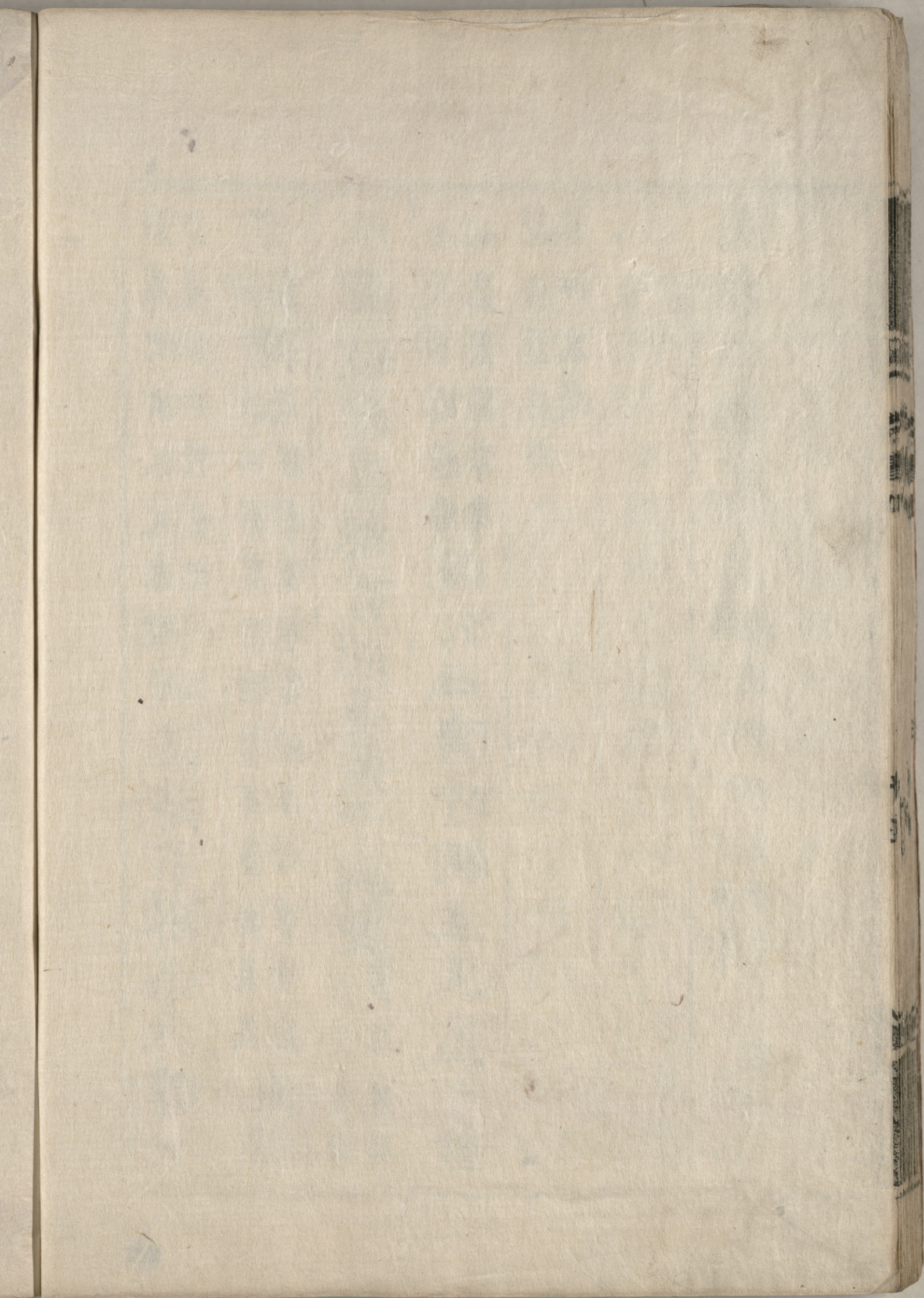
國公曰無和國王其盟七茲

同女婚于來

不與

念

宋
辛
丑
年
五
月
廿
一
日
寫



宗、五千五百八十一字有

